

武际良 著

# 海伦·斯诺与中国

Helen Foster Snow And China




人民出版社

武际良 著

# 海伦·斯诺与中国

*Helen Foster Snow*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封面设计：汪莹  
版式设计：边娜  
责任校对：周昕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伦·斯诺与中国 / 武际良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01-009740-4

I. ①海… II. ①武… III. ①斯诺，E.P.（1905~1972）—传记  
IV. ①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9477 号

## 海伦·斯诺与中国

HAILUN SINUO YU ZHONGGUO

武际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2

字数：50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9740-4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 一心装着中国的海伦·福斯特·斯诺（代序）

黄 华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是一位思路敏捷，多才多艺，富有事业心的进步作家，她一生的著作有五十多部，有些虽未出版，但已成



1985年5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农舍，黄华看望海伦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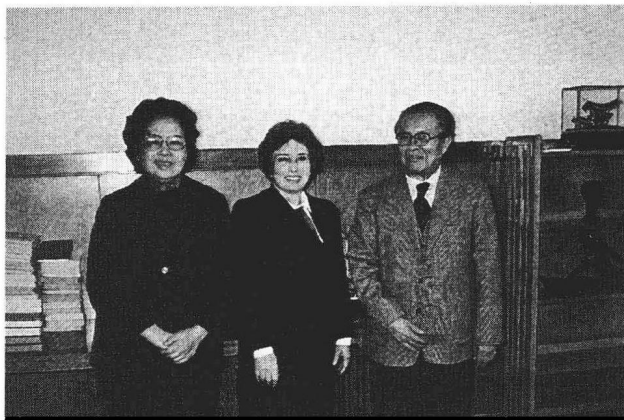
册。1937年她访问延安后到上海写就的《续西行漫记》（英文原著书名《红色中国内情》）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姊妹篇，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必备书籍。虽然她同斯诺的婚姻仅持续了十年，但她和斯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相通的，她和斯诺都认为自己是某种社会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她两次来中国访问，写书热情歌颂新中国，她始终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坚信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20世纪70年代我在纽约工作和以后访美时，曾几次去她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市的家中看望她。1979年1月，中美建交，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带着1937年毛泽东为她去太行地区给邓小平政委写的介绍信来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大使馆庆祝建交招待会，并亲手把这张保存了四十二年都未能交出的介绍信亲手交给邓小平同志。

海伦·斯诺的心中始终装着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同意我的建议，于1991年颁给她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赠给她“人民友好使者”的殊荣。她1980年写给我的信，至今我还保留着。她说：“我深深地热爱所有一二·九运动的学生”，“这个运动对斯诺和我都有很大影响”，“我们和你们风雨同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迫切需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候，代表西方青年的我们同中国的青年结成了天然的阵线”。她热爱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她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写道：“我总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民的代表……我总是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来观察问题。我深爱美国的历史和传统，并深感在美、中两国之间有一种天然友好的命运……我和我的丈夫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们担负着某种特殊的外交使命，即作为非共产党的美国人，我们曾经以这个条件在天河上架起了一座通向中国共产党人的桥梁。”

1997年1月11日，海伦·斯诺度过她丰富多彩的一生后，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市吉尔福德镇福勒养老院中逝世，享年90岁。我收到海伦侄女谢莉尔·福斯特·毕绍夫的通知，感到震惊，深为遗憾。海伦是我相识了60年的挚友。在斯诺之后，我又失去一位始终不渝、最要好的国际友人。1997年5月，我和何理良（黄华夫人）去美国麦迪逊市参加了海伦的葬礼。出席葬礼的有海伦的挚友龚普生、驻美大使李道豫、驻纽约总领事邱胜云和副总领事顾品铎。我们住在友好人士雪伦·估莲（中文名雪莲）女士家。她是华美协会的一位负责

人，她一直像自己家人一样热心地照顾贫病中的海伦。雪莲还为堪萨斯城与西安结成友好城市关系出过不少力，她经常到西安帮助大学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海伦的侄女谢莉尔和她的丈夫加思·毕绍夫把我们当作亲人，他们每次来中国都要来看我们，哪怕我们在外地。有一次，他们带着孩子专程到深圳看望我们，还安排一个孙子到中国学习语文和历史。谢莉尔不愧是海伦家的好后代，美中友谊的接班人。



谢莉尔会见海伦生前好友黄华（右）、龚普生（左）

此文原载《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 Helen Foster Snow, Devoted with all Her Heart to China

Helen Foster Snow (pen name Nym Wales) was a talented, keenminded and highly dedicated progressive American writer. She wrote over 50 works, mostly about China, but only a few were published. *Inside Red China*, which she wrote after her return from Yanan to Shanghai in 1937, was a sister work to her husband Edgar Snow's *Red Star over China*. Her marriage to Snow lasted only 10 years, however, she and Snow shared similar political thinking in that both regarded themselves as a certain type of socialist. After the birth of New China, she visited the country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and wrote books paying warm tribute to New China. She was all along opposed to interference by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socialist road chosen by China was correct. When I served in New York in the 1970s, and during my subsequent visits to the US, I visited her in Madison City, Connecticut, several times. In January 1979, on hear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e was overcome with joy and went to Washington D.C. to a reception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celebration of the event. She took with her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written by Mao Zedong in 1937 to political commissar Deng Xiaoping telling him to help her in the Taihang Mountains area. She personally handed to Comrade Deng Xiaoping the letter, which she had been unable to present for 42 years.

Helen Snow all along held the firm conviction that the road taken b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correct. She always

had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n her heart.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China Literature Foundation, responding to my recommendation, conferred on her in 1991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Literary Award." In 1996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warded her the special honor of "Envoy of Friendship Among the People." In her letter to me of June 1980, which I keep to this day, she said "I deeply love all the students of the December 9 Movement. This movement had great repercussions on Snow and me. We shared the same weal and woe. On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there was an urgent need for an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we, representing the youth of the West, formed a natural front with the youth of China." She loved China's broad masses of working people. In her book *Returning to China* she wrote: Always I felt myself to be a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Always I saw from my stance as an American who dearly loved American history and tradition and who felt the natural destiny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 Vaguely my husband and I had been aware that we occupied a kind of unique diplomatic position, in the sense of being American non-Communists who had built a bridge over the Milky Way to the Communist Chinese on our own terms."

On January 11, 1997 Helen Snow, after a long and colorful life, passed away in her home, at the age of 90. Helen was a close friend whom I had known for 60 years. In May 1997 He Liliang and I flew to her home town for her funeral. Also present at the funeral were Gong Pusheng,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Li Daoyu, Chinese Consul-General in New York Qiu Shengyun and Deputy Consul-General Gu Pin'e. We stayed at Mrs. Sharon Crain's home. Sharon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a-America Society, and had warmly looked after Helen in her poverty and sickness, treating her like a member of her own family. Sharon had also done a lot to twin Kansas City and Xi'an, and she regularly went to Xi'an to help with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here.

Helen's niece Sheril Foster and her husband Garth Bischoff regard us as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Each time they came to China they made a point of seeing





海伦·斯诺与中国

us,whether we were in Beijing or in other parts of China.Once,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ren,they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henzhen to see us.They also arranged for a grandson to come to China to study.Sheril is a truly worthy member of Helen Foster Snow' s fin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a successor to her US-China friendship work.

——Huang Hua Memoirs

## 自序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我国家喻户晓，深受爱戴。在新中国诞生 60 周年喜庆之际，广大网民投票评选出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 100 位英雄模范人物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百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或与中国缘分最深的 10 位国际友人，斯诺先生均名列其中。

有一句古老的名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常有一个默默无闻的伟大女性。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妻子，美国记者、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正是这样的一位女性。

1931 年，在斯诺的事业处于低潮，心灰意冷的时候，海伦与他在上海相逢，给予斯诺许多鼓励和支持，使他继续留在中国。他们一见钟情，结为伉俪。他们在帮助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上志同道合，是架设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友谊之桥的忠诚合作者。海伦支持斯诺冒险访问陕北苏区，为他写出《西行漫记》做出很大贡献。海伦与斯诺比翼齐飞，她独自冲破国民党阻挠，奔赴延安采访，写出《续西行漫记》和其他一些著作，像斯诺一样，向国际上宣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同斯诺及其他国际友人一起，开创“工合”运动，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她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海伦在中国生活了近 10 年，她一生同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前夕，海伦和斯诺因性格和作风上的巨大差异无法弥合而离婚，但是他们

在政治思想上始终是一致的，促进中美人民永远友好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中国”这个名字一直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埃德加·斯诺逝世后，海伦两次重访中国，为中美人民的友好事业继续架桥。

海伦是她那一代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人中最后谢世的一位。她既目睹了旧中国人民的苦难，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又看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她如释重负，欢欣鼓舞。尽管海伦晚年独自过着清贫的生活，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她依然孜孜不倦地为中美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奋斗到最后一息。

但是，在中美两国对海伦知者不多，如今的年轻人对海伦更是陌生。

20年来，我在学习、研究和撰写埃德加·斯诺的过程中，时刻感受到海伦与斯诺如影随形，相互影响，相互帮助，亲密合作，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之路。海伦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和她帮助中国人民的许多动人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我。2000年秋天，我应邀去美国参加海伦故乡犹他州杨伯翰大学举办的海伦·斯诺国际学术研讨会，聆听到许多外国学者和海伦的亲友讲述海伦童年和晚年的故事。回国以后，我萌发了把海伦的生平事迹写一本书，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的念头。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海伦的老朋友、革命老前辈黄华同志，得到他的热情鼓励。他亲自写信对我说：“你准备研究和写作海伦·斯诺传的想法很好，我举双手赞成，当然尽力之所及给予支持……希望你经过努力，搞好调研，写出一本好的传记，相信你有能力写好此书”。

2005年，在完成《斯诺与中国》一书出版后，我就集中精力学习、研究海伦的生平和著作，访问一些海伦的健在的中外朋友、知情者和两个斯诺研究的专家学者，收集他们回忆、研究海伦的文章，查阅海伦重访中国有关部门保存的档案史料和文献。这5年间，我伏案奋笔，但天有不测风云，我患了重病，两次住院手术，家人亲友劝我好好休息，保住老命，但是我没有放弃。海伦一生为中美人民友好事业不畏艰险，贫病交加，奋斗不息的精神鼓舞着我，鞭策着我，只要有一口气，我一定要把海伦的书写出来。

2007年，海伦诞生一百周年，北京大学中国斯诺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举行纪念大会和海伦·斯诺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没想到，散会时，专程从美国来参加活动的—些外国专家学者和海伦的亲

友跑过来同我热烈握手，对我的发言表示赞许。接着，我应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邀请，赴西安参加那里纪念海伦·斯诺百年诞辰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发表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在西安举行隆重的开幕式，然后用两辆旅游大客车载着与会中外人士、海伦家族亲友及北京、陕西、武汉文化新闻界的朋友、记者，由西安—延安—保安（志丹县）—宝鸡—西安，历



谢莉尔·福斯特家族成员8人参加2007年海伦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后于延安大学留影，前排右一的小姑娘是凯丽恩，右二为谢莉尔女士（刘力群摄影）

时一周，旅行了一大圈，一路追寻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当年的足迹，边参观访问，边在旅途中坐在汽车里热烈讨论，缅怀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的业绩，讲述他们的生动故事，开了一次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车轮上的国际研讨会”。

海伦的侄女谢莉尔·福斯特·毕绍夫女士带领着她家祖孙三代8人专程来中国参加海伦百年的纪念活动。她的孙女、海伦的曾侄孙女凯丽恩·毕绍夫（本书第十八章中我记述了她十二岁上小学时曾在班上向同学们讲述曾祖母海伦在中国的传奇故事），这时已是20岁出头的大姑娘了，第一次来中国，她特别兴奋。到延安那天，她和伙伴们冒着小雨登上宝塔山，寻找曾祖母海伦当年的足迹；晚餐会上，她跑到我的跟前，热烈地拥抱我，同我合影；在宝鸡举行海伦的《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中译本首发式，向与会人员每人赠书一本，并请海伦的亲友和译者为每个人签名留念。当凯丽恩为我的书签名时，她在扉页上充满感情地写下了两句话：

Mr.Wu we love you ! Thanks for everything. 这使我深为感动。我觉得凯丽恩的话表达了年轻一代美国朋友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心声，激励我一定要尽快把海伦的书写成，终于在2011年完稿付梓。

海伦生前我没有见过她，我是通过学习研究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的生平及他们的著作认识海伦，了解她、敬重她、爱戴她。在撰写海伦生平故事的过程中，海伦的思想、精神和品德不断地感染我、浸润我，使我深受教益。

海伦的人生经历和著作反映出一个纯正的美国人的心灵历程，是20世纪中美两国普通人民友好关系历史的一个缩影和见证。

海伦称自己是“美国民主的产物”。海伦始终站在一个热爱美国历史和传统，同时感到自己对美中友谊负有自然使命的美国人的立场上观察中国、认识中国。她超越美中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以自己在旧中国生活近10年的经验和所积累的丰富知识，在深入了解研究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她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她从世界范围的大视野进行比较，认为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她独立思考，认为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新中国的一切，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始终保持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不动摇。

海伦生前多次强调：她是美国人民的一个“私人代表”，她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基层的中美友谊”。她说：“这种关系是用几根十分纤弱的丝线织成的，是在一个刀光剑影危及着国际间的了解和人类天性的世界里所织成的，我绝对不做任何有损于这种特殊关系的事情。”

海伦晚年还说：“中美两国是天然的朋友，不是天然的敌人”。“现在，我依然强烈地感觉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天然的历史友谊——我们两国人民都能克制自己的言行，都无须感到有不共戴天的敌意。至于政治事态，犹如冬去春来，时时都在变化之中。”

海伦提醒人们：“当今世界是一个多种制度共存，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也是一个多事的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需要沟通，需要理解。”

面对当今世界上的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现实，海伦在二三十年前发自肺腑的这些很有见地的话，是多么发人深省啊！

人民交流是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离不开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今年春天，胡锦涛主席在访美期间着眼于美国人民，强调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抱有浓厚兴趣和友好感情，加强两国人民交往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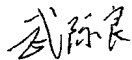
是青年交流，对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中美双方应该鼓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和民间组织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加深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海伦去世已经十四年了。她的许多见解超出了她所处的时代，她堪称一个预言家。她的人生经历、言行和著作，是留给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海伦毕生为中美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的架桥精神，应该代代薪火相传。我们应该像对斯诺一样永远地怀念她，感谢她，学习她。

希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从海伦·斯诺与中国的故事里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谈到为海伦作传，我认为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度安危先生从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海伦的生平与著作并翻译了她的许多著作，尤其是从1978年后，他与海伦忘年交往近20年，直至海伦逝世。他对海伦十分了解，掌握了大量有关海伦的第一手资料，他是最合适的作传人。我自不量力地写了这本书，作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海伦·斯诺传记，只是抛砖引玉。我对海伦和她的著作的学习研究还很肤浅，加之我的学术素养和写作水平不高，在这本书中肯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去年，安危先生来信告诉我：陕西斯诺研究中心正式组建了一个“青年突击队”，由4位年轻的学者组成，研究生学历，英文很棒，写作能力很强，他们正在有计划地对海伦的生平和著述进行翻译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在安危先生亲自指导下，一定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11年9月

## 致 谢

我能在耄耋之年将至写出这本书并得以出版，同许多人给予我非常大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我在此向他们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首先是海伦·斯诺和埃德加·斯诺一生中的挚友、革命老前辈、老外交家黄华同志。20年前，黄老就十分关心我对两个斯诺的研究。我写的第一本书《报春燕纪事：斯诺在中国的足迹》，黄老亲自审稿并批示列入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编辑的“国际友人丛书”。在此基础上，我撰写《斯诺与中国》一书，黄老两次接受我的访谈，每次三、四个小时之久，并为此书出版题词“永远的斯诺”，这本书出版后重印了两次。我撰写《海伦·斯诺与中国》一书，一开始他就给予极大的关怀，亲笔写信鼓励我一定要写好。他把自己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英文两个版本）和庆祝他九十寿诞的历史照片画册，派秘书专程送给我并同意将他书中关于海伦的记述作为我这本书的序言和选用画册中有关海伦的照片作为我书中的插图。黄老年事已高，在生病住院期间依然关心着我写的书。他的夫人何理良老大姐一贯支持我的写作，有求必应。我原打算这本书一出版就亲自送到黄老的面前。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黄老于2010年11月24日凌晨溘然与世长辞，我痛失忘年相交20余年的良师。我于当日一早赶赴黄老家中向何理良大姐及子女慰问吊唁，12月1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良师作最后的告别，许多往事涌上心头，黄老的亲切教导音犹在耳。回想起在我军旅生涯40余年后，晚年能为中美人民友好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是同黄华老前辈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我永远怀念他。如今《海伦·斯诺与中国》

一书终于写成出版，可以告慰黄老在天之灵。

再一位是两个斯诺的老朋友、爱国人士、老前辈王福时先生。20多年前我开始斯诺研究，他是最早接受我采访的人。他不仅多次接受我的访谈，80多岁时还登梯爬上书柜为我翻找资料。他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与斯诺夫妇合作，将斯诺访问陕北，同毛泽东数次谈话的英文稿及其他文章，组织翻译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拿出来给我看，并复印一册送给我。2006年此书以《前西行漫记》为书名再版，他又赠我一册。20世纪90年代，他侨居美国十多年，在此期间，他曾到麦迪逊看望海伦，把从她那里获得的有关1936年采访张学良、万毅等人的材料和他同海伦的通信复印件及合影照片转赠给我。2000年后，王老先生落叶归根，回到北京，经常同我联系。他今年已是百岁高寿，听力视力都大大下降，但他记忆力还很好，每当想起一些他年轻时同海伦交往的故事，就打电话告诉我，关心我这本书何时能写成出版，关切之情令我着实感动。在黄老逝世后不久，百岁的王老于2011年7月2日逝世，也未能看到拙著出版，使我深感遗憾和悲痛。

第三位是被斯诺和海伦称为“中国的贞德”的“一二·九”运动中的爱国女学生、革命老前辈陆瑾老大姐，如今也近百岁。她曾向我讲述“一二·九”运动中同两个斯诺交往的故事。她的文集《晨星集》一出版，就立即寄赠我一册，书中关于两个斯诺的回忆文章和她为躲避国民党警察的追捕在斯诺家中隐蔽时斯诺为她拍下的照片，弥足珍贵。她发现我写的海伦的文章中有差错，立即打电话给我指正。陆瑾老大姐的丈夫、著名诗人朱子奇老前辈对我写书也很支持。他把《诗刊》转载海伦的6首诗歌和他写的评论文章复印出来寄给我。我祝二老健康长寿。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多年来对我的斯诺研究工作十分支持。不仅邀请我参加国内举行的两个斯诺和其他一些国际友人的研讨会、纪念会和友好往来活动，还特别推荐我去美国出席海伦·斯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把长期在中国和国外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外国专家学者，海伦·斯诺的亲友介绍同我相识，互相交流，增进友谊，获益甚多。国际友人研究会已故的凌青、高粱，健在的陈秀霞、顾品镠、汪大均、舒璋和高振东等负责同志都给予我热情的帮助。陈秀霞把她去瑞士访问埃德加·斯诺的照片。去美国看望海伦带回的材料



转赠给我。舒璋不仅把他出国参加关于两个斯诺的会议的许多材料、照片借给我使用。我头一次去美国参加海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不仅帮助我修改会议发言的英文稿，对出国访问开会的许多注意事项，包括如何办签证等出国手续、旅行路线，买哪个航空公司航班便宜都向我一一交代。多年来，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其他工作同志还经常给我寄来工作简报，向我通报情况。

北京大学中国斯诺研究中心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举办的两个斯诺研究的学术会议，使我得以同中外学者、专家进行交流，受益匪浅。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对我的帮助很大。该中心创立者、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安危先生于1978年海伦第二次重返中国访问西安、延安等地时同海伦相识，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安危是陕西省外事办公室的首席英语翻译，担任海伦的接待工作，此后交往20多年直至海伦逝世。安危两次作为访问学者在美期间，帮助海伦做了大量工作。他和夫人牛剑华教授及其他的翻译工作者一起，将海伦的著作《七十年代西行漫记》、《毛泽东的故乡》、《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为民主奠基》等著作和一些文章翻译成中文在中国陆续出版、发表。安危和海伦相互通信有200多封，由陕西省翻译家马珂先生翻译成中文编辑出版了《忘年之交——海伦与安危两地书》（2007年又出版了英文本）。安危同海伦建立了深厚友谊，他对海伦有深刻的了解，他写了许多有关海伦研究的文章发表并在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讲，组织中外学者对海伦研究的交流，对推动海伦研究功不可没。多年来，安危为中美人民友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老实说，最有能力、最适合写作海伦传记的应该是安危先生。2000年，我赴美国出席海伦·斯诺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代表团成员，同时加入了陕西省的访问团队，在杨伯翰大学开完会后，安危带领我们到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和东部华盛顿、纽约等城市参观访问，进行民间友好活动。在相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对我关怀备至，介绍我认识了好几位美国朋友，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成为好朋友。回国后，我写了一篇《美国纪行》的文章，他立即推荐《陕西外事》杂志发表。多年来，安危陆续把他和夫人牛剑华教授翻译出版的海伦著作送给我，特别是近两年，在研究撰写本书和海伦的过程中，每当我遇到问题，打电话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并用电子邮件将他与海伦的一些照片发来供我的书配图使